

## 變醜的莫高窟

韋葦

啓程之前，我剛好讀了一篇余秋雨介紹喀什的文章。他說，在喀什繁榮的時候，上海還只是一個小漁村。文中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過，如果生命能夠重來一次，他希望生活在中國古代的西域。這當然包括敦煌。

我是早晨到的，下午便去了莫高窟。當人流漸漸遠去的時候，我獨自走進一座不知名的洞庫，端詳著那副約兩米高，一米寬的壁畫。她可能是地球上最美麗的觀音菩薩。雖然規定的逗留時間只短短的五分鐘，可現在回憶起來，那張白皙的面容卻仍然生動傳神。

就像拉斐爾筆下的聖母，觀音的神情平和、溫柔，秀目長眉，豐鼻櫻唇，毫無居高臨下的威嚴。飾品有化佛寶冠，項鏈櫻珞，翡翠手鐲等等，珠光寶氣，雍容高雅。體態上，畫家採用了當時流行的折型曲線，錦繡僧祇短圍從腰間滑落至雙膝，腳踏蓮台，超凡脫俗。表面設色渲染，肌理賦有質感，從任意角度欣賞，都更像是一尊立體的雕塑，仿佛隨時可以走出畫壁似的。

敦煌雖然身處大漠，卻從未遠離主流文化的熏染。「敦，大也，煌，盛也」，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它一度非常繁榮。異域的商隊送來清脆的駝鈴，在夕陽的注視下進入這座奇妙、喧鬧的城市。中原的生意人和漫遊者也多在此地補給，再經玉門西行。

及至初唐，莫高窟的建設漸入佳境。寬闊的殿堂窟取代了前朝的神窟和柱窟，成為當時最為流行的款式。氣勢磅礴的群像組合也因此得到普及。七尊或九尊，多為圓塑。體態柔美豐腴，表情隨和溫存。場面宏大，題材豐富。整體風格上也慢慢中原化，只是在細節上保留了少許異國風情。當時，達官貴人和巨商大賈們

個個富甲一方，財大氣粗。他們無不網羅錦繡，圈養優伶。入則碧瓦朱檐，出則寶馬雕車。在嘗吃膩山珍海味，賞遍奇花異草之後，還能做些什麼呢？他們把注意力投到了宗教上。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即使不能真的把財富帶到來世，卻也可以排解憂懼，博個向善的好名聲。而經濟條件一般的中等人家也不是沒得選擇，開鑿一個面積較小的佛龕，也算不上傷筋動骨。既可以保佑家人親友，又可以趕趕時髦，何樂而不為。于是乎，人們爭相加入到開窟敬佛的隊伍中來，石窟的規模也就越來越大。最多的時候，洞窟的數量接近一千余座，供養佛陀無數，實是人類宗教史上的一大奇觀。一千多年來，雖然莫高窟遭到了來自自然和人為的雙重毀壞，卻仍完好地保存了彩塑三千余尊和七千多平方米的壁畫。當時的盛況，我們按圖索驥，便可以在腦海中予以還原了。

走進皇室開鑿的第一百三十窟，仰望著高達二十六米的彌勒佛像，我仿佛看到了汗流浹背的工人，聽到了他們整齊劃一的號子。工匠們不知疲倦地鑿刻出道道柔和、利落的線條，一年，兩年，很多年。終於，雄偉的大佛慢慢從石壁中幻化出來，安詳地注視著遠處波光粼粼的大泉河。

有什麼遺迹能和莫高窟相提並論呢，故宮還是長城？不，他們並不是同一類建築，可比性不高。我想了一會，把思維向海外延伸。

是的，聖彼得大教堂也是宗教藝術的寶庫，也是幾代藝術家嘔心瀝血的結晶，從作品的水准上看，至少和莫高窟的平分秋色。可是，這麼比未免不太公道。莫高窟已經在歷史的長河洗禮了上千年，而前者的重建則是在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也就是在那時，中西方社會並入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軌道。在那個階段，人類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盛產理石的歐洲用來自意大利的優質石材修築了堅不可摧的城堡和宮殿，而缺乏大型采石場的中國就只能用木頭和泥土搭建一座座優

美而脆弱的園林。現在，聖彼得大教堂作為西歐天主教的大本營，依然處於工作狀態，而千瘡百孔的莫高窟卻不得不面對永遠消失在慢慢風沙中的危險。就是說，從唐代伊始，莫高窟便失去了生氣，江河日下。玉門關複製了樓蘭的老路，在商路變遷後為沙漠所掩埋。敦煌雖然還是絲綢之路上的要塞，卻失去了昔日繁華。戰火紛飛的北方讓後來的統治者感到不安，他們放棄了日益貧瘠的大西北，轉而經營起安定的華東地區。明清兩代，富庶江南終於取代了長江以北的曆代古都，成為中國經濟的生命線。蘇杭熟，天下足，歌舞升平的杭州自然是各類工匠安居樂業的寶地。他們隨著市場的偏移而紛紛南下，幾代人過去，遙遠的中原故土，就只是寫在家譜上的流水賬了。

現在，清人不太高明的手筆隨處可見，他們企圖修復那些殘缺不全的雕塑。可是，由于工匠的短缺，也沒有皇室的支持，大多數工作都有狗尾續貂之嫌。人物的比例嚴重失真，缺乏基本的透視知識。僵硬的衣褶、俗氣的大紅大藍和沒有破損的部分顯得格格不入，原本生機勃勃的肌肉也被劣質的塗料所覆蓋，蒼白的佛頭則失去了以往的清秀，變得僵化呆滯，活像一只僵屍。我們不知道清人翻修莫高窟的初衷，但可以確定的是，工人既沒有耐心，也沒有能力來還原這些往日的精品，他們只是在完成任務，而不是藝術創作。

身披蟒袍的監工消失了，成群結隊的工人消失了，朝聖的僧侶也消失了。只有那些衣衫襤褸的農民，偶爾會趕來磕幾個響頭，奉上兩塊硬邦邦的饅頭，請求上天不要渴死田裏的幼苗。

敦煌莫高窟，一如千年之前，沈默而冷清，似乎為有人遺忘了。

對於王圓箎其人，我不僅生不起氣來，甚至還有想笑的沖動。多麼辛辣的諷刺，多麼詭異的形象。從其的家人豎立的功德碑來看，王道士遠不是看上去的那

麼無知。他並不信佛，卻是這片佛教聖地的保護神。一家人四處奔波，苦口募捐，常年粗茶淡飯，省吃儉用，還冒著生命危險上書慈溪和各級官員，只為清理積沙，挽救文物。然而，風雨飄搖中的清廷實在分身乏術、鞭長莫及。無奈之下的王道士只得將藏經洞中的古書賤賣給匆匆趕來的外國探險家。一是為了改善家人的貧困生活，二來也是為了更好的維護那些脆弱的壁畫和塑像。

他既是石窟的仆人，又是石窟的叛徒。既背負著重于泰山的擔子，為又承擔起無數國人的憤慨。為了保護文物，便只能賣掉文物。試圖讓一介草民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不僅讓王圓箎的迷茫，也讓那個時代的迷茫。倘若那些經卷沒有被洋人買走，躲過一劫，成為當地官員的私人藏品，又有多少經卷可以保存下來呢，敦煌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又會不會因此而停滯呢。倘若莫高窟像須彌山石刻一樣默默無聞，又有多少人願意為了它的保護工作而努力呢。

遊客們排起長隊，按順序取回相機。時針指向五點，遊客們小跑著走向景區外圍，錯過了這趟班車，就只有花錢租計程車了。可我的思緒還沒有從莫高窟上走開。

大泉河仍然流經這裏，只是每年都要斷流很久。幹枯的河床從地平線蜿蜒而至，穿過腳下的木橋，徑直流向沙漠的盡頭。龜裂的泥塊和大大小小的砂石無精打采地躺在那裏，似乎看透了世間萬物。

是的，莫高窟在影響著我們，而這種影響，也將一代代傳承下去，永不停息。